

赵亚夫是在梦中笑醒的。他一醒,夫人黄宝华也醒了,此时,天还没有大亮,但早春的气息还是透过厚重的窗帘传到了房间,特别是一群早起的麻雀,正在窗外的梧桐树上叽叽喳喳叫呢。

黄宝华已经不止一次,听到赵亚夫在梦中笑了。

“你又梦到什么好笑的了?”

“我梦到戴庄的老杜,跟我打赌,他不相信‘越光’稻的收入能翻倍,这不,他输了。大家都争着要种‘越光’稻呢!”

“你昨晚说,秧苗才插下去,把你累得够呛,夜里就做梦丰收啦!我看你是对戴庄着迷了,迷到骨子里去啦。”

“当然要着迷啊,这里,将是我圆梦的地方。唉,几十年了,我不是盼着这一天吗?别急,要不了几年,戴庄就会富起来。”

“我信你!可我还是担心你的身体,这两天要下雨,腰又疼了吧?”

“还好,老毛病了,不要紧。你放心,我会注意的。”

“好吧,你再躺躺,我去弄早饭。”黄宝华心疼地帮赵亚夫把被子掖好,轻手轻脚地下了床。

到最穷的戴庄去

汽车颠簸得越来越厉害了。陶大友边开边说:“主任,路越来越难走了。”

赵亚夫说:“那就停在村边吧?我走进去!”

陶大友说:“主任再等等,我再往前开点,到村子里还有一段路呢!”

赵亚夫说:“差不多就行了。”

陶大友有些不解地问:“主任,这个戴庄这么偏,离镇江又这么远,有80多公里呢,来一趟都要一个多小时,您就不能选个近点的地方?”

赵亚夫有些感慨:“大友啊,你不知道,这个地方有辐射作用呢。”

陶大友哦了一声,接着说:“我是怕您身体吃不消啊,我们一出来就是一天,以后每天要往这里跑,路又难走。”

“大友,别急,你放心,要不了几年,这个地方就会变的。”赵亚夫语气笃定,眼里满是憧憬。

到戴庄搞试点,赵亚夫可是花了一番功夫的。

戴庄,是江苏句容市天王镇的一个穷村,村集体负债80多万元,村民收入人均不到3000元。戴庄穷归穷,资源和优势却得天独厚:方圆60多平方公里,有山有水有耕地,还有丘陵和岗坡,只有860多户人家,可以说,地多人少,资源丰富,水质达一类标准,无工业污染,是发展有机农业的好地方。

这个地方又处于溧阳、溧水和句容三地交界,戴庄发展了,对其他地方有辐射作用。

为了寻找这么个“世外桃源”,赵亚夫几乎跑遍了这片地方。

2001年4月的一天,赵亚夫从镇江市人大副主任岗位上退下来,市委书记找他谈话时,他提的惟一要求,就是到戴庄去试点,他要找到一条穷村富起来的路。

市委书记握住赵亚夫的手,真诚地说,“你放开手脚干吧!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”,并给赵亚夫配了专车,安排了专门的办公室。

今天,赵亚夫来戴庄,第一件事就是要给村民们上课,上什么课?有机农业的课。赵亚夫心里想,首先要让村民知道自己来干什么。

前面的路很窄了,自行车细细溜溜弯弯曲曲的车辙通往村里,那是雨后车子留下的。两旁的排水沟长满茂密的青草,有不少青草蔓延到路上了。

赵亚夫提醒:“时间还早,我下来走吧,小心别把车子开到沟里去。”

陶大友将车停住。赵亚夫下了车,背着双肩包,走进了戴庄村。

下午两点多了,在村委会简陋的办公室里,村支书李家斌转来转去,一边抽烟,一边神不守舍,他把烟头狠狠地摔在地上,用脚使劲踩了踩,冲着王主任很恼火地喊道:“怎么搞的?我不是昨天就让你通知了嘛,今天下午两点赵主任给大家做讲座。怎么都两点多了,才来了几个人?”

王主任脸上一阵发烫,两手一摊,一屁股坐在长凳上,委屈地说:“书记,我中午大喇叭喊了七八遍了。他们不来,我也没有办法。总不能叫我拿根绳子把他们拴了来。”

赵亚夫朝李家斌摆摆手,轻声地说:“李书记,不要紧。来几个就几个。”

面对着七个人,赵亚夫图文并茂,非常认真地讲了生态农业、有机农业,以及下一步在戴庄的发展前景。

讲着讲着,人越来越少了。最后,只剩下两个人。

回去的路上,陶大友气鼓鼓的:“主任,你这是何苦呢?堂堂的市领导,到这个穷乡僻壤来找罪受。你一心一意要帮他们,他们也不领情。”

“大友啊,你别急。我和农民打了几十年交道,我了解他们。看不到效益,他们不会干。再说了,那年,我在白兔镇搞草莓种植试点,不是也遇到这样的情形嘛!”

“那时,听说您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?”陶大友说。

“是啊!”赵亚夫感慨道。

致富的火种

1982年5月,赵亚夫住进了日本箕轮町的近藤牧雄家里,他要在这里研修农业一年。刚到箕轮町,赵亚夫就被震撼了:这里到处郁郁葱葱,山上有林,山坡有果,鲜花漫山遍野,洁净的农舍掩映其间,清澈的溪水潺潺流动。人家怎么会搞得这么美?

夜深了,赵亚夫依然静不下心来。白天的一切,以及几十年来他和农民打交道的一幕幕,就像电影一样,不断地在脑子里闪现。

1961年,刚从宜兴农林学院毕业,赵亚夫就立下志向,要为农民致富做贡献。之后,数十年,他参加育种试验,农村样板点建设,“跑面组”调研、蹲点,防治稻飞虱等农业科技帮扶,他几乎跑遍了镇江地区所有的农村,对他“三农”有着比旁人更深的认识和理解,他对农民的感情也与日俱增,他一直有一个梦想:让农民富起来,让农村美起来。

此时,这个梦想在异国他乡变得更加鲜亮:

要好好学,学到真本领。

近藤牧雄家有500多亩土地,每年生产的粮食可供2400多个日本人吃一年。而他们家的年收入,约合当时的人民币16万元。

乖乖隆地响!别说我们那里的农民,就是当老板的,万元户还没有几个呢?赵亚夫再一次感慨。

在近藤牧雄家,赵亚夫第一次见到了草莓。这种结着红艳艳漂亮心形果子的草莓,让赵亚夫整整失眠了一个晚上。

尽管第一天在戴庄讲课不成功,赵亚夫并不气馁。

第二天,赵亚夫刚到戴庄,村支书李家斌就迎了上来。他告诉赵亚夫,村东头的杜中志有点动心。

赵亚夫很高兴,说:“他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突破口。走,陪我去看他。”

李家斌说:“好。”

赵亚夫一起身,忍不住哎哟一声。李家斌赶紧

见过这么插秧的!

众人一阵哄笑,感到没有什么看头,四下散了。

赵亚夫说:“老杜,你别管他们说什么,就按我说的做,别怕。今年要是种不出来,我按一亩田1200斤水稻的市场价给你保底。”说完,用眼神鼓励他继续插。

杜中志问:“赵主任,我搞不懂,为什么要种得这么稀啊?”

赵亚夫说:这是新品种,要想种好,需要充足的阳光,还要留有鸭子在里面找食的空间。”

杜中志说:“还要养鸭子?”

赵亚夫说:“是的,过两天,我买20只鸭子送来,你只管养,白天,你就把鸭子赶到这块田里。鸭子在里面找食,既可以松土,鸭子的粪便还是最好的有机肥。秧插好后,不能施化肥农药,用有机肥做肥料。这样长出来的稻子才符合要求。”

杜中志说:“赵主任,你真有学问,看来,我没有跟错人。主任啊,你知道吗,自从我答应种‘越光’稻后,这几天我也和我老婆说你呢。”

赵亚夫说:“说些什么呢?”

杜中志说:“说你是市领导,不拿一分钱报酬,每天跑上百里到我们村来,你是真心实意地帮我们啊,我们再不听你的,哪里对得住你啊!”

赵亚夫说:“老杜,你说得对,我就是要帮你们致富。我其实已经在句容白兔镇和丹阳杏虎村都做了试验,那里的农民已经富起来了。你一定要给我争气,一切都是要按我说的去做,不能乱来,今年稻子收成了,大家看到成果了,就行了。”

杜中志说:“好的,我听你的!”

杜中志成功了,当年收获700余斤“越光”稻,加工出来的大米卖到了8元一斤。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,杜中志的成功,让心存疑虑的村民心动了。第二年,又有20多户村民开始种“越光”稻。

2003年,赵亚夫又叫杜中志种3亩有机桃,并承诺以至少每斤5元的价格帮助销售。当时,杜中志怎么也不相信,在当地,1斤桃子顶多也就卖到1元钱。而等到桃子上市时,竟然卖到了每斤8元。有位农技员就和杜中志开玩笑说,老杜,你赚的钱该怎么分呢?

杜中志是戴庄村第一个“吃螃蟹的人”,也是第一个在赵亚夫的指导下富起来的农民。

杜中志的儿子杜富海,技校毕业后就到常州打工去了,每月收入2000多元。一开始,他回家看到父亲种有机水稻,不屑一顾。几年过去了,父亲的腰包鼓了起来,他在外待不住了。

杜富海主动找到赵亚夫,诚恳地说:“赵主任,我也要种有机桃。”

赵亚夫非常高兴地说:“你上过中专,有一定的知识,头脑灵活,又肯吃苦,你就是新型农民啊,好好干,肯定能干好。村里正在搞120亩桃树示范园,就交给你了。你要负起责任,好好管。桃树苗不算钱,等到有收益了,你只要付个土地流转租金就行。所有的技术,都由我来无偿地教,你学会了,以后再来教别人。”

天下竟然有这等好事,天下竟然有这样的人,杜富海仿佛在梦里一样,他掐了掐自己的腿,感到一阵疼。他好像醒过来一样,轻声地对自己说:我遇到贵人了,命运要改变了。

赵亚夫真的说到做到。桃树该修枝了,他带着杜富海一起剪;桃树该施肥了,他喊杜富海一块下地。2005年夏天,桃子熟了,赵亚夫又帮杜富海推销桃子,短短一个多月,2000多箱桃子全部卖完,8万多块到手。

杜富海父子俩都很快乐,赵亚夫却一点也不满足。

“120亩桃园才挣8万块,太少了!”赵亚夫说,“来年你就少承包一点,弄70亩,管理再精细化,保证挣的钱比现在还多。”

尽管有点舍不得,但杜富海还是听了赵亚夫的话,把另外50亩转包给了村里其他农户。结果还真跟赵亚夫预料的一样,2006年,70亩桃子卖了10万多块,2007年超过20万。

2011年,赵亚夫让杜富海钻研高架有机草莓种植,两年时间,成功了。现在,年轻的杜富海成了村里50个科技示范户之一,年收入40多万元。城里买了一套房,村里有栋楼,开着汽车下地干活,日子过得开心得很,他现在打心眼里觉得当农民很自豪!

记者采访杜中志一家,老杜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:“都是托赵主任的福啊,有赵主任的指导,我什么都不怕,就是赵主任叫我种砖头,我都种。”

找到共同富裕的路

通过几年努力,赵亚夫在戴庄培养了50多个像杜中志一样的种植示范户,他们每户每年纯收入大多达到七八万元,高的三十多万元,这些示范户再分别带领几十户农民一起种,既扩大了有机农业的规模,也带动了大家一起富起来。

赵亚夫搞的有机农业是有标准的,不是随便怎么种植都可以叫有机农业的。但是,原先都已经分田到户了,各家农田各家种,谁知道谁家是怎么种的呢?村里根本就无法实行管理和监督。

还有村民,不愿意种有机水稻。如果他家的田在边上,对其他人家的田影响还不大。要在中间,就像肠梗阻,别的人家也不能种有机水稻。这是为什么呢?赵亚夫告诉大家,如打农药,农药会随风飘到附近的田里;如施肥,雨水的流淌,也会把化肥包括农药的成分,带到相邻的田里。这样一来,有机稻就不能叫有机稻了。

问题逼着赵亚夫必须成立有机农业合作社,必须动员农户一起加入合作社,必须把大家组织起来。经过一年多筹备,2006年7月,戴庄建立了全省第一家有机农业合作社,按每户田地多少入股,每股300元,可以分三年缴纳。各自然村设

社员代表小组,由村理事兼组长,牵头开展合作社各项活动。

这下好了,各家虽然还种各家的承包田,但他们只管种田了。其他的,如田间机械作业、有机稻谷的翻晒、烘干、贮存、大米加工、品牌包装和销售等等,均由合作社统一安排。

特别是贫困户,只要有弱劳力,就能参与高效的有机农业,生产资料先使用后结账,解决资金短缺问题;不懂技术,合作社指导;不会销售,合作社代销;缺劳力,合作社组织农机服务。贫困户的困难都能在合作社日常运作中得到解决。

合作社成立的当年,就显示了强大的力量。

那年秋种,恰逢连日阴雨,打乱了合作社秋收秋种安排。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,决定租用收割机收稻、大拖拉机整地,理事们一致同意,并立刻作了分工安排。随即,合作社领导没日没夜干在前头,社员们积极参与,短短8天完成了1000多亩有机水稻抢收,接着用5天时间完成了青花菜抢种。

合作社吸不吸引人,关键还要看能不能解决“销”的问题。

学稻麦出身的赵亚夫又一次面临着新的跨越。怎么对接市场,尤其是高端消费市场?赵亚夫又开始研究起经营管理、市场营销来。

赵亚夫为“越光”大米申请了一个商标,叫“野山小村”,设计是赵亚夫的创意。商标上淡淡的远山,若隐若现的村庄,有一抹粉红,有一抹碧绿。一抹粉红是盛开的桃花,是诱人的蜜桃,象征农民们火红的生活;一抹碧绿,是戴庄的青山绿水,象征戴庄的绿色无公害有机农业。

戴庄人可能不需要这么多的意义,他们的习惯性动作就是掏出名片,挺直腰板说:“这是我们戴庄的商标!”那骄傲溢于言表。

在赵亚夫的倡导下,合作社还组建了专门的经营销售班子,特地招聘了一名营销专业的大学生来当村官,这名叫姚伟超的村官,现在已经接替李家斌成为戴庄的党委书记。

随后,他们通过网络销售,在南京、镇江等多地寻求合作伙伴,办起了会员制,建立产品直销配送销售系统,并以委托代理销售为主,努力开拓京、沪、杭、粤等外地市场。

“野山小村牌”有机大米,是戴庄村的主打产品。“越光”成了国际公认的优质品种,米饭白亮、入口软黏、光滑、有弹性,粥汤香浓。连续10多年第三方检测40多项农药、重金属均无残留超标。

截至2019年,合作社成立13年来,戴庄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已从负债80万元提高到年收入200万元,积累的集体固定资产已过1000万元。

更可喜的是50多个贫困户在合作社帮助下,人均纯收入达到了小康。赵亚夫最担心的共同致富问题得以解决。

合作社还办起了有机大米加工厂、农机服务站、有机茶叶加工厂、果品加工厂,最近又筹建大米熟食制品厂。一、二、三产融合发展,提升农产品附加值,这些都会增强合作社对社员的服务能力,增加社员和合作社集体经济收入的后劲。

赵亚夫计划再用3年时间,将种植大户发展到80多户,有机种植全村85%农田,年户均纯收入大多数能达10万元以上。把小农户培养成职业农民,大家都走上共同富裕之路。

绿色生态的戴庄

戴庄有机农业带来了连锁效应,经济发展了,生态环境也好了。

山上长起了茂盛的生态林,成群的白鹭等各种鸟类栖息,大蛇、野猪、獐子等出没,早几年还发现了野生娃娃鱼,2019年居然见到一群野生猕猴。南师大生命科学院调查,稻田生存有10纲31目130种小动物,邻村常规栽培稻田却只找到27种,相差十分悬殊。初步形成了由森林+野生动植物+微生物组成的仿自然林业生态系统。

山坡地能看到林下跑着小鸡,牧场羊群悠闲吃草。已有40%面积实现了农牧结合,生态养殖和种植,形成了由经济林果、林下种草、放牧畜禽等组合成的有机农业生态系统。

山下的水田,夏季生长有机水稻,水稻收获前套种绿肥红花草(紫云英),秋天和春天放牧鹅和羊,4月份耕翻红花草作有机水稻的基肥,从而组成了水田湿地的稻+草+畜禽的有机农业生态系统。

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丰富,